漢文大系

11

（日）服部宇之吉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域外漢籍叢刊

漢文大系

（第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第十一册

左氏會箋（十五卷至三十卷）竹添光鴻　會箋……一

漢文大系第十一卷

左氏會箋下目次

襄公二第十五　一頁
十年　一
十一年　一七
十二年　三〇
十三年　三四
十四年　四一
十五年　六二
襄公三第十六　一
十六年　一
十七年　六
十八年　三
十九年　一三
二十年　三二
二十一年　四八
二十二年　一
襄公第十七　一
二十三年　一
二十四年　二〇
二十五年　二九
襄公四第十八　一
二十六年　二
二十七年　二五
二十八年　四八
襄公五第十九　一
二十九年　一
三十年　二五
三十一年　三七
昭公一第二十　四二
元年　一
二年　四〇
三年　四七
昭公二第二十一　一
四年　一
五年　二三
六年　四二
七年　五一
昭公三第二十一　一
八年　一
九年　九

十年 一九
十一年 二七
十二年 三七
昭公四第二十三
十三年 一
十四年 二七
十五年 三三
十六年 四二
十七年 五二
昭公五第二十四
十八年 一
十九年 九
二十年 一五
二十一年 三八
二十二年 四八
昭公六第二十五
一
二十三年 一
二十四年 三三
二十五年 一八
二十六年 四一
昭公七第二十六
一
二十七年 一
二十八年 三
二十九年 三三
三十年 三四
三十一年 四〇
三十二年 四六
定公上第二十七
一
元年 一
二年 三
三年 一五
四年 一八
五年 四一
六年 四八
七年 五四
定公下第二十八
一
八年 一
九年 二
十年 一九
十一年 三〇
十二年 三二
十三年 三五
十四年 四〇
十五年 四六
哀公上第二十九
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元年　一　十一年　六二　二十年　四二
二年　九　十二年　七五　二十一年　四四
三年　二　十三年　八一　二十二年　四五
四年　二六　哀公下第三十　一　二十三年　四六
五年　三一　十四年　一　二十四年　四八
六年　三四　十五年　一三　二十五年　五〇
七年　四二　十六年　二二　二十六年　五三
八年　四九　十七年　三三　二十七年　五八
九年　五五　十八年　四〇
十年　五九　十九年　四二

左氏會箋下目次終

經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竹添光鴻會箋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也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名也。箋曰會又會見此會爲吳也傳文可徵吳子始來不稱吳子亦春秋略夷之書法也杜誤襄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時晉衰吳爭盟于中原猶書曰及書法可闕觀也水經注引京相璠說以柤爲宋地未必然傳云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鍾離成十五年會吳之地在淮南爲今鳳陽府地是時諸侯先至鍾離以俟吳子至柤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柤又越九日而滅偪陽則柤當在鍾離偪陽之間而吳不必渡淮說者據京相璠宋地之說謂晉楚分爭而與諸侯會于楚地必無是理顧成十五年士燮且會吳于鍾離明年即有鄢陵之戰猶非相爭之時乎會吳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恐吳之擬其後也晉悼之時楚氛方熾合諸侯以攘之猶懼不足集事故通吳爲掎角之勢及鄭服之後晉不復恃吳矣故向之會因吳伐楚喪范宣子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爲吳用晉君臣早有成算矣柤有二此經柤楚地昭六年鄭伯勞楚公子弃疾于柤是鄭地注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之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末名也二字宋本無柤莊加反。柤會而滅之故曰遂也。箋曰偪陽祝融之後也出鄭語偪陽近魯宋曹三國亦近楚界恃其城小而固附楚而不與中原之會盟故諸侯滅之以通吳晉往來之道雖近楚界去郢絕遠非陳蔡比故楚亦不能救也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有偪陽城漢地理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後漢陶謙傳注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公至自會。无傳。楚公子貞

鄭公孫輒帥師伐宋。箋曰。二國大夫協伐於是三出。始稱帥師。下經皆同。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箋曰。師無功。告辭略耳。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也。箋曰。此三駕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也。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敍諸侯也。箋曰。上有諸侯之會。則諸侯之師戍之可知矣。稱鄭傳文明示其義。與宋彭城併觀。聖意躍如。要之不繫國者春秋之常體也。其繫國者變文示義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也。箋曰。前此吳子不自會。可知也。壽夢吳子之號。詳十二年。夢莫公反。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也。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也。箋曰。吳子始來。故晉侯先會而成言。帥諸侯以會吳子于柤也。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也。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也。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也。箋曰。既書春會于柤。又重書之。蓋詳其月日。以實之也。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卽書會也。明皆是行還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或卽書所會之日。此會柤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卽書會日也。此蓋無定法。史官不同。

傳

夢音ぼう。

不免トハ禍ニ罹カルベキヲ云フナリ。

故立文異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也。箋曰滅偪陽通吳晉往來之道也封謂以爲之私邑也非建國附庸之謂定六年曰諸侯唯宋事晉故杜云宋常事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能悉杜意矣。

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箋曰弗克照久於偪陽弗勝弗克文相變。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也。箋曰晉語孟獻子有闕臣五人想堇父其一人也人挽以行謂之輦。莊十二年以乘車輦其母字法同重者車名也軍行以載器物止則以爲藩營詳宣十二年。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也。縣門發。箋曰發是機發而門下也縣門詳莊二十八年。邾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邾邑魯縣東南堇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也。箋曰邾論語作鄒孔子世家作陬說文云邾魯下邑孔子之鄉鄒別體字陬同音通字此與邾國所改之鄒異檀弓釋文邾又作鄒春秋序釋文孟子鄒邑人皆誤合二地爲一晉魯縣屬魯郡即今曲阜縣與今鄒縣相接志云鄒縣西有東鄒村西鄒聚爲兩邑接境處蓋即杜所謂堇城也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爲某人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邾人紇抉而舉之以出之也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邾側留反紇恨發反。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也蒙覆櫓大楯也。箋曰狄虒彌不用楯覆甲於輪以代楯故曰以爲櫓且不乘車但執大車之輪以徒步衝鋒故曰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以九尺之輪代楯正見其有力如虎孫子謀攻篇注李筌云櫓楯也杜牧云櫓即今之所謂彭排漢書劉屈氂傳以牛車爲櫓即與狄虒彌此事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居于犀蔽屏櫓之下是櫓固以車蒙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是也虒音斯。左執之楯右拔戟以成一隊。

偪陽今山東省兗州府嶧縣南之偪陽城在取偪陽往晉吳來往之道也宋戌之賢大夫向戌與宋之大夫私邑也非建國附庸之謂定六年曰諸侯唯宋事晉故杜云宋常事晉。

輦人挽車也輦人挽車云挽車即輦車用車載物之器也宿營合列爲陣之用車宿營合列爲陣諸侯之士門內閉門下士閉門內閉門下士閉門諸侯之士門內閉門下士閉門諸侯之士門內閉門下士閉門諸侯之士

梁乾（孔子父）方有力、其門尤大、孟氏攀之、而不能關、故曰其門者、即門內門、注謂諸侯之士門外、出入門外、故曰出入門外、郈音苦侯反、紇名、叔梁、字也。

百人爲隊也。箋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只是行列之名不必論人數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是也文十六年注云隊部也不言數之多寡此得之石經宋本俱無楯字疑衍。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箋曰獻子愛勇力之士可以知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也。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焉。箋曰蘇者死而更生也。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也。三。箋曰就攻圍事歷敍勇士非徒藉作波瀾乃正寫弗克且爲固字下注脚也。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也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也。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也。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也。箋曰說文机木也几踞几也此作机亦通假字馬融曰几長三尺阮諶曰几長五尺高二尺蓋各述其所傳耳王設几於左右優至尊也諸侯而下或設之左或設之右適事之宜也觀偃匄請班師勸受桑林欲奔請禱直庸才耳荀罃之怒而投机異於不能行令之林父不禱桑林同於諫止祀相之寗俞不祭龍鬬之子產矣韓起魏舒猶不能及況偃匄乎。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也。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亂命也。箋曰言女固請伐偪陽若不許恐女亂我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是以勉强從之不敢違女所請也。而又欲易余罪。箋曰易施也延也言又欲施延其罪於余。曰是守。無武功可執守也。箋曰武守謂武毅之執守。偃匄或不至此然非此無以激勵二人。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余也。箋曰是此人也指罃。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也。箋曰羸憊也重任以負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而喻也。贏劣危反。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也。箋曰。爾乎猶曰於爾。與心乎愛矣字法同。取之於爾。言歸罪於二子也。五月庚寅。月四日也。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之間也。箋曰。帥卒所謂爲士卒先也。兵法守城用礌石以擊攻者。後漢書堅鐔傳曰。輒先當矢石。注。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云。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以上者。是將守戰用石之證。甲午滅之。月八日也。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箋曰。自會者以釋遂字也。無非之之意。以與向戌。向戌辭。箋曰。向戌此辭甚通。何不能推之東門之役。而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箋曰。若猶與若專對照。猶者可已之辭。與其專賜臣。寧光啓寡君云爾。周語光裕大德。光啓狪曰。光裕也。光則開朗。故連文爾。昭二年。焜燿寡人之望。光啓焜燿義相近。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也。箋曰。羣臣安矣。言羣臣當心服而無事也。此句含專賜臣則羣臣不安。譏謗克伐。身墜塗炭之意。此讓猶。敬仲引畏我友朋之詩。故並有以死請之語。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箋曰。自封言封己身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箋曰。偪陽與彭城皆晉楚吳形勢之要。晉以偪陽予宋。於是沛泗諸邑皆爲宋有。宋所以入戰國得附七雄之後也。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也。莊子養生主云。湯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注。桑林湯樂也。呂氏春秋慎大篇云。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注。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墨子。宋之桑林。齊之社稷。男女所觀也。據此知殷人尊神。湯以身禱得雨。其子孫必立桑林之社於宋。卽祀以殷天子之樂。逐以桑林名之也。宋有桑林之門。見昭二十一年。亦取此義。故下傳卜桑林見。杜云。祟見於卜兆。此蓋桑林之神爲祟。若桑林專屬於樂。樂安得有祟乎。荀罃辭。辭讓之也。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

ゲ上ニ不成功ノ罪ヲ予ニ延キ及ボシテ是レ（此人ト云フコトヲ知伯ヲ指ス）實ニ中途ニシテ引キ上ゲタルナリ、若シ然ラズ必ラズ克ツタノデアルト云ハンヤ、ナルベシ、予ハ老爛ノ身ナレバ一度怪ゲテ汝等ニ從ヒシ上汝等ノ罪ニ更ニ此罪ノ引モマデ受クルハ出來ヌ、今ヨリ七日ノ内ニ城ヲ落サズバ必ズ汝等二人ヲ罪ニ師ヲ禍ヒ二人ハ激ゲマシタ責メルナリ。

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之也。箋曰。諸侯二字逗。言諸侯之國。唯於宋魯觀禮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也。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也。箋曰。天子之禘樂於大賓大祭用之也。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可見禘樂非凡諸侯所用矣。杜云禘則作四代之樂。恐失考。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然其用之於禘與否。何以知之。明堂位之言夸張。若禘有韶濩。斷無不修言之理。正義曰。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又禮記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其說善矣。然禘樂本唯周公廟用之。其用享賓。則禮之末失也。禘說詳閔二年。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之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也。箋曰。舞一字句。師當衹瞭。周禮衹瞭三百人。是有目以扶工。如大司徒之屬有舞師。主教野人之舞。是自別職。正義似失。杜意此言舞初入之時。樂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列之首也。夏雉羽也。周禮天官屬有夏采。注云。有虞氏以夏翟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放夏翟而有夏之名。夏采之職。掌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綏是染鳥羽綴於旌旗竿上。所以名官也。綏緌古字通用。詩云。淑旂綏章。旌夏之名。當是因緌得之。形制非常必矣。杜訓夏爲大。然大旌非舞人所能持也。注師樂帥也。宋本誤樂師。鄭注周禮云。師之言帥也。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又大司樂帥國子而舞。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可證。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也。箋曰。杜似因疾說之。然曰懼而退。則懼僭耳。桑林唯去。是旌所謂去甚也。三年傳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一意房。更衣之舍也。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箋曰。著雍蓋晉適齊宋。河以內之地。當在直隸河間府境。著雍又見十九年及昭十三年。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也。苟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也。箋曰。禱卽請也。漢書藝文志有請禱致福十九卷。後漢書賈帝紀二千石長吏各絜齊請禱。鄧訓傳。遂家家爲訓立祠。每疾病輒此請禱。皆稱禱爲請禱。是請禱古常用成語。論語子路請禱亦同。

字ノ用キタルアルトキハ解釋ナリシタルトキハ杜預カ貶意ヲ寓スト解セリ。

君若猶云君賜ハ偪陽ヲ賜ハフトナラバ偪陽ヲ專フラフ私ニ賜ハ君ニ賜ヒ我君ニ大ニシテ豐ニサルレシ群臣皆心服シテ事ヘ無カルベシ此無上ノ賜物（呪）ハ若シ專ニ私ニ賜ハラバ此諸侯ノ兵ヲ動カシテ自己ヲ封コレトナズ、マ私臣ノ身危シレ莫大ノ卽此ニ開屈ナリ。是非ナルヤカト

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箋曰言我辭其禮矣彼强用之據此則上文荀罃辭是明辭於宋也其下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云云此特退而見罃獻其議。罃未嘗聽而宋强用之也。猶有鬼神。箋曰玩桑林見及此句。樂與社神有涉明矣。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也。晉侯有間。間疾差也。箋曰病重之時病恒在身今病既損不恒在身其間空隙故文王世子注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箋曰鄭語妘姓鄅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韋注在夷翟莒偪陽也據平丘之會稱邾莒曰蠻夷則今以偪陽爲夷俘非必諱也。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也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內史者示有王命也。箋曰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霍人邑名柏人左人中人任人牆人直人邑以人名者多矣孔疏引閔元年滅霍又引樊噲傳之霍人此誤以兩地爲一地舊霍國爲今之山西平陽府霍州史記周勃世家及樊噲傳攻韓王信皆有霍人其地在代史記正義謂卽地理志太原郡之葰人縣葰人故城括地志云在代州繁峙縣界顏音山寡反正義因謂霍音瓛又蘇寡反是地名音變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也。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尙事仲尼以德相高也。箋曰滅偪陽之後十二年而孔子生丕茲卽秦商也史記孔子弟子傳索隱引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丕慈少孔子四歲鄭康成以爲楚人非也茲慈古字通注二父或作堇父非也下文秦丕茲仲尼爲二子則秦堇父卿人紇爲二父二父以力相尙事見上文若作堇父相字不可通魏禧曰此等收結史記韓文多祖之。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箋曰訾毋當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境訾子斯反毋音無。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箋曰經既書伐何必書圍乎杜非。桐門北門也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居桐門稱桐門右師。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箋曰。襄牛衛地。見僖二十八年。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箋曰。言國將病也。於是子耳未反。若說既往。則病不猶愈於亡乎。不。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緊接。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也。箋曰。楚從前有令以討害楚者。今楚伐宋而衛救之。故鄭爲楚侵衛。是所以從楚令也。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此受前年秋楚子辛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而發之。今亦受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而稱楚令也。蓋雖不從楚而侵伐。亦猶受楚指麾。以見鄭之專於楚也。成六年晉令也。宜併考。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二氏問繇。繇兆辭也。箋曰。兆契龜之兆也。所以占吉凶。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曰兆如山陵。山陵。言其兆之盛。蓋卜人所謂兆廣者也。從墨坼大曰兆廣。吉。岐出坼細曰兆璺。凶。璺音問。繇是古人所繫。猶周易之有爻辭。非卜人自作。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也。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箋曰。雄。將帥之象。故文子以喪雄疑吾之不利。定恙乃以爲喪彼之雄。故曰禦寇之利也。蓋由出征。生解耳。鄭侵衛。出征者也。衛人應之者也。非出征。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之子也。箋曰。此即元年鄭子然侵宋所取之犬丘也。今屬鄭。蒯古怪反。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也。箋曰。是自伐宋來耳。何足特書乎。非恥。亦非諱也。杜注恥諱聯讀。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也。九月子耳侵宋北

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也。箋曰。厲王威虐。至荆楚去王號。幽王承之。斬伐四國。而鎬京爲黍離。是不堪競也。競者强盛奮勵之義也。有災其執政之三子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箋曰。八年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鄭之災任之者止是三子。左氏前後之照應。不可不釋。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也。箋曰。成公九年莒已爲楚所滅。至此滅鄫之後又復伐我。蓋僻陋在夷。楚人棄而不收也。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公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也。箋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命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今齊世子光未命天子。則當繼子男之後。觀前相之會列小邾子下。可驗也。今忽跨滕薛而上之者。晉悼之力。於得齊也。晉悼爭鄭。盟雞澤而鄭服。盟戲而鄭再服。然雞澤之盟。猶守六年。戲之盟不踰年而即背鄭。固不足信矣。於是一駕不已而再。再駕不已而三。振旅以來。不戰而退。逾時歷歲。卒會蕭魚。其道用柔。雖以楚之强。而爲其所制矣。溯進齊光於小侯之上者。方在治楚。不可失齊。不特不忿怒於齊侯之不至。而且尊異其世子之肯來。蓋純乎用柔者也。己酉師于牛首。鄭地也。箋曰。此三駕之一。初鄭子駟與尉止有爭。箋曰。尉止子尉翩。並以尉爲氏。水經渠水注。引圈稱陳留風俗傳曰。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然則尉氏是以官爲氏者。初下鄭字石經宋本俱無。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也。箋曰。黜斥也。尉止乘美車。子駟斥其車而不使用也。二十二年黜官渝祭黜減也。杜蓋例之。然尉止士也。士唯一車。必不得多從車矣。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也。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也。箋曰。言其華飾過制也。尉止以他車從軍。猶以其過分爭之。而弗使獻。獲也。傳言子駟之暴。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也。初子駟爲田洫。司氏

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 箋曰。子產爲政。田有封洫。亦因子駟之故而修之。據周禮遂人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言洫則溝已包之矣。井溝上之畛。洫上之涂亦包之矣。洫廣深八尺。涂廣高八尺。溝畛各半之。禹盡力溝洫。五溝五涂歷數百年不堙。春秋時大水屢見。溝洫淤塞。經界不明。則豪强可以兼并。又或以既堙之溝洫爲田。皆事理之所有。今子駟清理經界。應於有洫之地仍復爲洫。四氏所喪。或係兼并之田。復歸他人。或係所開淤洫之田。仍復爲洫。其爲溝爲畛爲涂亦同。此以久屬己分之田。而忽然喪之。所爲洩怨於子駟之爲洫者也。厥後子產田有封洫。一年有伍之之怨。三年乃有殖之之歌。則爲子產以禮爲國。恭敬惠義。其本領遠過子駟耳。呂祖謙曰。子駟爲田洫。當時何爲人皆喪田。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溝洫爲田。子駟要整頓田洫。使取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疇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故五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

族聚羣不逞之人。 箋曰。令恨而鞅鞅不樂者曰不逞。子駟專暴。故不逞成群。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也。

於是子駟當國。 攝君事也。箋曰。當國爲專大政。其次爲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爲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爲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第也。杜云攝君事非。

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公宮也。箋曰。西宮小寢也。下北宮。子孔公子嘉也。知難同。祥。僖二十年。

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也。箋曰。十九年傳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當罪。則子孔蓋與其謀也。起處敘五族作亂根由。連下三子駟字。見得五族所怨止子駟一人耳。苟非有人欲代之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